



CHINA:
THE
REVOLUTION
CONTINUED

從一個農村
看中國

(瑞典) 楊·米爾達 甘·凱鐸爾 著
江山碧 譯 · 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

從一個農村 看中國

原名《中國：革命在繼續》

(瑞典)楊·米爾達 甘·凱塞爾著
江山碧譯 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

從一個農村看中國

(瑞典) 揚·米爾達 著 江山碧 譯
甘·凱塞爾 著

出版：香港南粵出版社
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六號二樓
印刷：大千印刷公司
香港北角芬尼街二號D

一九七二年四月版 每冊港幣二元

譯者的話

揚·米爾達和甘·凱塞爾是瑞典人，並且是夫婦。揚·米爾達是著名作家，任瑞典——中國友好協會主席。他的夫人甘·凱塞爾是畫家。

揚·米爾達夫婦對我國人民懷有良好的感情。他倆曾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一月在我國訪問九個月。訪問期間，他們特地到陝北延安附近的柳林村居住了一個月，了解我國農村的情況。之後，揚·米爾達寫了《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》一書，由其夫人插畫。此書出版後，很受歡迎，現在已有許多種文字的譯本。

一九六九年秋天至一九七〇年年初，揚·米爾達夫婦再來我國訪問，並重臨柳林小住。之後，揚·米爾達寫了現在翻譯出版的這本書，原名為《中國：革命在繼續》，由其

夫人攝影插圖。這本書描述了柳林七年間的變化，並反映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柳林的一些情況。因此，《中國：革命在繼續》也可以說是《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》的續篇。《中國：革命在繼續》的瑞典文版出版後不久，在美國和英國即有英文譯本。本書是根據英國的版本翻譯的。

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國慶節，毛主席曾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揚·米爾達夫婦，並同他們交談。

序言

奪取全國勝利，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。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，那是比較渺小的，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。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，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齣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。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，但序幕還不是高潮。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，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，工作更偉大，更艱苦。

——毛澤東：《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》
(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)

這是一本寫中國內地一個村莊的書；一本寫文化大革命的書。對於世界來說，文化大

革命具有偉大的歷史重要性；這個村莊很小，因此在任何一個地圖上都不可能找到它。從「外面」來看文化大革命，從「上面」來看文化大革命，給人看到的是一幅被歪曲了的圖景。任何一位讀者，都可以到所在地的報館去，要求拿出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的報紙合訂本來，讀一讀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報道。在美國或瑞典，我們的大報和小報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報道，是非常聳人聽聞的；但是作為新聞，它是虛構的東西，而不是事實。如果這些報道是正確的話，那末，中國就會是從地球的表面消失了。

這些報道是不真實的。它們是爲了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而被編造出來的。它們是由設於香港和莫斯科、台北和華盛頓的錯誤消息通訊社加以傳播的。我是這樣說的，但我並不希望我的讀者就以我所說的爲然。在瑞典，學生們已把各大報的合訂本拿出來，細讀一遍，從而報告他們的發現。我希望人們在美國也正在這樣做。並不一定「左派分子」才這樣做。任何一個有閱讀能力的人，都可以這樣做。他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來。

關於中國情況的誤傳和誤報是如此之甚，因此，讀者如果要清楚地了解情況，就需要作出自覺的努力。這裏且舉些簡單的事例來談談。如果我說村子（譯按：指柳林）商店裏酒類的售價，現在比一九六二年時便宜，那末，有人會這樣問：「在中國怎麼准許人們喝酒呢？」自然，人們是可以喝酒的。幹嗎他們不可以喝酒呢？人們在節日裏喝酒。在冬天

裏，上了年紀的人每天晚上都喝點酒。喝醉酒的事情，是很少發生的——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。又如果我說我在村子裏聽收音機，那末，有人會這樣問：「怎麼你獲准收聽廣播呢？人們是怎樣說的呢？村民是放心不下的呀。」他們都有了自己的收音機。在中國，收音機到處有的是。沒有哪一個村子沒有收音機。一九六二年，柳林有一個廣播站；一九六九年，許多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收音機了。

在星期天的下午，人們在北京的公園裏或新建的南京長江大橋上隨意漫步。人們帶着自己的收音機散步，並且互相拍攝照片。膠卷到處都買得到。比一九六二年我們訪問中國時，現在攝影機和收音機的供應已多了許多。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位中國人說過，互相拍攝照片是什麼反革命行爲。外國人不能隨意拍攝新建的長江大橋（譯者按：現在是任憑拍攝了）的照片。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外國人也是不能隨意拍攝斯德哥爾摩羣島的照片的。但中國人却可以隨意拍攝新建的南京長江大橋的照片，而瑞典人也可以隨意拍攝美麗的斯德哥爾摩羣島的照片。把這些寫下來，是有失面子的事情。不是有失我的面子，而是丟了那些宣傳機關的臉，它們向公衆誤報消息，已經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，因此哪怕是中國日常生活裏最簡單的事實（收音機或攝影機），聽起來也令人覺得好生奇怪和難以相信。

關於中國情況的錯誤報道，是政治性的。但是，對於莫斯科、台北、東京和華盛頓的

決策者來說，這樣做不僅無助於他們去把本國人民蒙在鼓裏，而且也意味着這些決策人已變得閉目塞聽。情報活動（他們正在花大量的錢去收集中國的情報）不能代替消息報道。事實上，當消息報道的水準降低時，情報活動就佔有着顯著的地位，而評論家（例如在香港的「中國觀察家」）就被各種各樣的謠言迷住了，這種情況是非常危險的；它會導致政策上的嚴重錯誤。在美國，現在事情就是這樣進行的。且讓我從現代史中舉一樁事例來談談。這是一樁事例，而不是一個比擬。事情是這樣的：一九三三年，歐洲所有的官方宣傳機關，都談論着當時蘇聯的五年計劃的失敗。它們說蘇聯政府正在搖搖欲墜。這就是那時候向公眾報道的消息。當時，英國政府花了大量的錢收集蘇聯的情報。這些情報有許多是毫無價值的（它是從塔林的亡命者那裏得來的）；有許多是確實的，因為它符合事實。但是，由於它是根據蘇聯正在崩潰這個總觀點挑選而來的，因之它提供的是一個總的虛假的情況。那時候英國駐莫斯科大使埃斯蒙德·奧維爵士受了這個總的估計的影響，因此據以向英國政府作出報告。（我讀到的瑞典外交部的外交報告，其可靠性同官方報紙上刊出的報道相彷彿。）

當大主教維克斯案在莫斯科開審時，英國政府根據它掌握的消息、情報和外交報告而採取行動。它對當時蘇聯的貨品實行禁運。蘇聯政府則對英國貨品採取了同樣的措施。貿

易戰持續了幾個月時間。結果英國的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害。最後雙方達成了妥協，而這是蘇方一開始就曾經提出來的。禁運和反禁運隨即宣告解除，而被判處監禁的有關人等乃被驅逐出蘇聯。由於對當年蘇聯實力的錯誤估計，英國政府採取了損害英國利益的措施。結果，它除了在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讓法國同蘇聯作成了許多生意以外，就一無所得了。

我之所以舉出這樁事例來作說明，那是因為它同爆發戰爭無關，而只是一場小小的衝突；同時，也是因為當時的問題，不是英國政府的成員「喜歡」或「厭惡」蘇聯政府的問題（當時英國政府的成員，是蘇聯的極爲明顯的敵人），而是他們沒法採取適應情況的措施，因為他們對情況一無所知。

讀者可能說我贊成中國和贊成文化大革命是出於偏見。自然，我是贊成中國和贊成文化大革命的。讀過我這些年來所寫的東西的人，都可以看到這一點；我認爲，我寫的東西是含有理性的，它決定着必然贊成中國和贊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。自然，我有了變化發展；寫作使得作家有所變化發展。經過了七年的隔別，當我在一九六九年回到柳林時，我已不再見我一九六二年離開柳林時的情況了。正如我因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九年間的事件變化而有所變化一樣，一九六九年在柳林的經歷也使我有了變化。

從一般中國人的觀點看來，柳林並不是一個經濟發展程度一般的村子。它座落於中國

一個經濟落後的貧瘠地區。在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上，它不能同平原地區的中國普通農村來比較。它是很不發達的。

而在延安地區，柳林既不是一個在經濟上最不成功的生產大隊，也不是一個在經濟上最成功的生產大隊；它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生產隊，它的發展水平比普通的生產隊略高。

在這裏，問題的重要之點是，如果對中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估計不足，那末中國就成爲一個不好理解的國家了。轉過來這會使人得出錯誤的結論。中國已經償清一九四九年後所欠的債務，中國有着迅速發展的工業，在科學技術上，它正在趕超世界水平。假如中國的發展水平同印度一樣，那末，這些事情的發生就會是不可思議的。然而，人們一旦承認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明顯事實（中國人是不說謊話的），那末，事情就沒有什麼不好理解的了。

此外，還有一個「典型」和「一般」的區別問題。在《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》一書的序言裏，我用了「典型的」和「一般的」這些字眼，後來我發覺許多讀者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理解。他們分不清「典型的」和「一般的」之間的不同。柳林是典型的，雖則它的經濟發展程度低於全國一般的經濟發展水平，而又比當地的一般經濟發展程度略高。

至於地點的選擇問題，那是十分簡單的事情。你要求到一個地方去，可能得到許可，

可能得不到許可。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時是這樣，一九六九年時也是這樣。如果你到了中國，就可以同他們討論你所要看的東西和你所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要訪問一個特定的地方，那末你可以把要求提出來。讓我以柳林爲例來談談。一九六三年春天，我的一批記者同事從北京到了延安去。他們出發前，我正在北京寫《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》一書，我跟他們談了許多關於柳林的事情。他們於是要求到那裏去。中國人並沒有建議他們這樣做，那是他們自己作的選擇。

這七年間，柳林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這本書是《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》一書的續篇。我希望，我的讀者中有盡可能多的人兩本書都讀一遍。只有這樣，才能真正地了解柳林村所發生的變化。柳林村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在這部書裏，我敘述了這種變化，但是，把本書裏柳林人的自述同他們在七年前說過的話加以比較，對於變化的情況就將了解得極爲清楚。

重訪柳林，是叫人心飛神馳的事情。我是體會到這一點的。當斯德哥爾摩中國大使館告訴我，我的入境簽證申請已經獲得批准並即將發出時，我就要求到柳林去了。我和甘·凱賽爾一到達北京，就把這樁事情提出來了。一個星期後，中國方面告訴我們，柳林當地人民贊成我們回去看望他們。

中國政府的人員說：「在柳林，羣衆討論了這樁事情，他們說歡迎你們回去。」

我們在柳林小住了兩個星期。我同人們交談，甘則到處去拍攝照片。沒有任何人陪伴着她。在柳林一帶，她喜歡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。她是認識當地的人民的。拍照前，她總是徵求別人的同意。別人不邀請她，她就不走進別人家裏。但這都是正常的禮貌，在瑞典是這樣，在中國和其他任何地方也是這樣。人們常常抱怨在中國拍攝照片的困難。我不理解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說。如果有誰不經邀請就闖進我的住所拍照，我一定把他攆出去，不管他是一個瑞典人，還是一個中國人或意大利人。如果碰巧我要把別人攆出我的家門，那是因爲他們缺乏這種禮貌。如果我在某一處海灘游泳，我也不接受攝影記者給我拍照。對於自己的私人秘密，中國人既不比別人更敏感，也不比別人更不敏感，即使我這樣說會使許多讀者見怪。我知道有人因爲對此無所了解，因此他們的簽證被中國勾消了；但我也知道有的外國人由於同樣的原因，在瑞典挨了揍。

柳林人民沒有收到《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》這部書。他們知道我寫了這樣一部書。我告訴他們，我曾經把這部書寄到北京的一個部門去，請他們轉給柳林人民。柳林人民批評了北京這個部門的工作人員，因爲他們沒有盡自己的責任，把這部書轉寄柳林。（雖然在後來，北京那個部門把這部書的瑞典文版寄了出去，柳林人民並且已經收到。）

在我們重訪柳林的第四天晚上，牟培新請我到醫生王友南的窑洞去叙舊。我到了王友南居住的窑洞時，甘已經拿着《來自一個中國村莊的報告》一書，坐在那裏談了幾個小時。當時，村子裏的大部份年青人都聚集在那裏，我們逐章談論這本書的內容。他們表現出很大的關心。我問他們有什麼意見。他們說這部書基本上寫得正確。我問他們基本上寫得正確是什麼意思，問他們有沒有特定的批評意見。他們說，就他們所能理解得到的來說，這部書寫得正確，但是如果發表一個完全的看法或提出特定的批評，那末就要把整部書翻譯成爲中文，並且要經過細心的閱讀和深入的討論；但是就他們的推斷來說，這部書基本上是寫得正確的。

我是一個作家，我並不是特務。當別人告訴我（這樣的情況只有一次），他們不打算回答我提出來的問題（關於武器和民兵的問題）時，我很理解他們。道理非常簡單。我是住在瑞典鄉間的人。在瑞典，我到處旅行，這也包括了森林地區。如所周知，瑞典的花崗岩上，滿是堡壘，這情形就像瑞士乳酪滿是小孔一樣，我踏遍了整個鄉間的堡壘和小型機場。對於這些防衛措施的有效性，我可能有所懷疑。但是，我從來沒有想到過，要把這些堡壘和小型機場的所在告訴一個外國人。在柳林，人們對於自己的防衛安排的有效性，是不表懷疑的；他們不願意同一個外國人詳細討論他們的防衛安排，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，

而且就我所知，也是極爲正確的。

在這師書裏，有些篇章我引用了別人的話，並作出政治上的闡釋。我認爲這是必要的。但我並沒有改動（自然應該如此）人們對我說的話。因此，當戚美英說以從有百分之六十的嬰孩夭折，那是戚美英的說法。我把她的話理解爲，「在舊社會」，在開展衛生運動和採用科學接生法以前，嬰孩的死亡率非常、非常高。我希望，這一點不言自明。

當我們在北京的時候，有一個初到中國的蘇聯外交官到處向「西方了」說他以前是駐在華盛頓。他是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的「中國問題專家」，他同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「中國問題專家」有着良好的交往關係。他們定期碰頭，交換關於中國的消息，並揣度中國事態的發展。我並不懷疑他說的話。但是，他們交換的關於中國的消息，是沒有什麼價值的。一位蘇聯偉人說過一段非常精闢的話。我可以把他說的話抄錄下來，作爲這本書的題句——

要觀察，就應該在下面觀察，在下面可以看看重新建設生活的工作，在外地的工人居住區或農村觀察，……

……在這裏生活，應當做一個積極的政治家，如果無意於政治，那就應當作爲一個藝術家，到那些不是對首都舉行瘋狂進攻、對各種陰謀作激烈鬥爭、表現出首都知識分子的

深仇大恨的中心所在的地方，到農村或外地的工廠（或前綫），去觀察人們怎樣以新的方式建設生活。在那裏，單靠普通的觀察就很容易分辨出舊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。

——弗·伊·列寧《給阿·馬·高爾基》（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）



目次

譯者的話·····	一
序言·····	一
柳林——七年以後·····	一
打穀機的政治·····	八
學習會·····	二一
說明·····	二五
變化·····	二〇
文化大革命在柳林開始的時候·····	二四
革命和人民福利·····	三〇
世界政治中的董養成·····	三五
麵條·豬隻·革命·····	四〇
評工記分辦法·····	五一
紅衛兵來到村子上·····	五六
健康保險的改革·····	五九